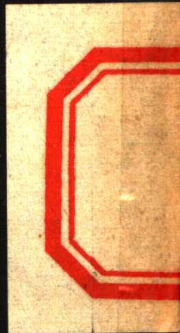


法蘭西痛史

楊有懷譯

TRAGEDY IN FRANCE

by
A. MAUROI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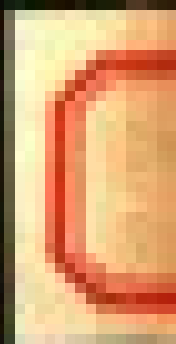


國華編譯社出版

法蘭西痛史

國情何堪

DELAUNAY IN FRANCE



國華圖書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

法蘭西痛史

定價國幣壹圓貳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

著

ANDRE MAUROIS

譯

者

楊

有

懷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發行兼印刷者

國華編譯社

幕爾鳴路三百零三號

電話三〇二七七

河南路二一〇號

龍門聯合書局

發行者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前言

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我到達美國。此次歐戰，不才始終廁身於英法軍隊之間。迨至六月十日，始奉命赴倫敦。凡英法遭逢不幸事件，爲不才所目擊，而兩國袞袞諸公與統率三軍之將帥，又與不才交往者頗多。因之一到美國，友人環而問詢者如堵。一度敘談，便悉歐洲許多事件謠譌紛紛，無稽之言，已深入人心而不疑。明知以率真之筆，抉破個中真相，不免言之痛心。惟較諸矯揉造作之記載，其病害我國，恐難以道里計。人固不能目睹，並不能明悉歐戰全面之事。譴陋如予，又無力編纂，抑且不願寫作戰史。但凡所記錄，全憑客觀之眼光，與忠實之態度，秉筆直書。一字一行，我均能證明我所言之有據。

甘茂林將軍三態

左：在內閣會議中敘述軍事時之倦態



影台特高令行軍英與，時師統軍聯法英

林茂甘之代時年幼



對德宣戰之書，由達拉
第當佈，但此公已被世
間指為勇而無謀

繼達拉第之後，由萊諾組閣；但巴黎失守
以後，不獲遷都北非，不得不讓貝當出來
對德之降，故此公係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戰事初起，前線平靜無事！

法軍在前線，稱爲不流血之戰爭；軍人日惟與嚴酷之冷冬搏鬥。
法人在後方，譽爲不殺戮之戰爭；法人照常享昇平之安靜之生活。



一九三九年冬英法軍只與嚴寒作戰，前線平靜無事。



年邁的老軍人，經歷了幾次戰爭，這仍要貢獻他的老命。



法國民衆，歡送本國軍隊開赴戰場，爲保衛祖國而付血債，不料半途而廢，貝當組閣後即對德求「光榮之和平」。



法國馬奇諾陣線的地下室，在地面下一百五十公尺，軍醫爲士兵映曬太陽光燈。匠士兵久伏在地面下不受日光，藉此以補健康上的缺陷。

目次

前言

一 英法戰前毫無準備	一
二 戰爭八月浪費時間	一三
三 黨爭不已波及戰事	二九
四 閃電戰術卒告厥功	四三
五 遭敵離間英法寒盟	六一
六 城下之盟遭遇者何	八一

附錄

英軍駐法誠律	九七
平民戰時誠律	九九
英王檢閱前線	一〇一

偵察機隊.....	一〇七
偕巴特散步.....	一一一
英軍之訓練.....	一一五
比利時之一瞥.....	一二五
皇家空軍.....	一三一
法蘭西精神.....	一三五

法蘭西痛史

一 英法戰前毫無準備

一九三五年歲暮之日，我在倫敦蘭史蓮夫人家午餐，乃姪溫史敦邱吉爾亦在座。餐後我與邱吉爾攜手入休息室。

我友率直對我曰：『莫樂先生，從此請勿復寫小說，更勿復作傳記。』
我爲之驚訝，呆望我友。

渠繼續言曰：『今汝應做之文章，唯有以法國空軍爲題材。汝應每日作一篇，慎毋間斷，用你生花之筆，寫出錦繡文章。但對此題目要鏗而不捨。汝知法國空軍固名聞世界，首屈一指，今已降爲第四，第五位矣！德國空軍向來默默無聞，今竟一躍而冠全球。故除空軍以外，請毋庸動筆。假使汝能將個中真相，坦白宣傳，大聲疾呼，以打動法國人心坎，則汝所成就者，較寫兒女戀愛問題與男子野心問題，偉大得多！』

我答稱：『可惜我非航空專家，不敢縱談空軍。即使冒昧寫出，誰其聽我。因此勸者勸勸，我說我仍要』

繼續寫我之小說及傳記。

邱吉爾語帶譏諷，並大聲謂我曰：『先生喜作小說傳記，誤矣誤矣。當今德國空軍威脅法國之時，描寫法國空軍，定能動人興趣。要知法國或將因此而亡國也。莫樂先生，文化與文學固是要事，但文化而無威力以附之，直死文化耳。』我友言時聲音洪亮，常常微露期期不能出口之狀，顯出一種可愛而特殊的風調。

自我友勸告以後，我從未遵行，至今內疚甚深，後悔莫及。惟是經此一度談話，感印良深。不安之念，時縈胸懷。故每逢明瞭我國空軍實力之人，輒懇懇探詢，乃所得之答復，非託詞掩飾，卽直認爲悲觀。里昂有一位指揮轟炸機隊的上校，告我曰：『倘使戰爭爆發，我與我之司機人，唯有鞠躬盡瘁耳，所能爲力者死而已耳。』

我問：『何以故？』

他黯然言曰：『飛機人員太少，飛機又太陳舊。』

一九三六年我空軍情形，益趨惡劣。各工廠屢次罷工，政府方面管理疏懈，加以官吏專事虛儀，不肯實幹，以致法國空軍生產數量，直等於零。一九三七年法國工廠製造之飛機，每月僅三十有八架。其產生力如此薄弱，直使人驚訝難信。而反觀德國，每月造就之飛機，竟超出一千餘架。

法國政黨之傾軋仇視，以致工業界勞資兩方，亦發生影響。當時德國正集中全國力量，準備一戰。

渴望洗滌曩日之恥辱。彼妄談德國納粹黨如何如何之弱點，早爲熟悉德國情形者，如英國駐德大使斐利浦、法國駐德大使龐賽屢次警告，業已多年。猶憶一九三七年我同兩公敘談如下：

龐賽曰：『慎勿爲流言所朦蔽，德國之強，爲不可掩之事實，彼正磨礪以須也。英法目前，祇有兩路可走：非摒棄一切，用全力以擴張軍備，則必須覓取與德諒解之途徑。』

我問：『可能乎？德國願意諒解乎？』

龐賽以幽默諷諷之語調答曰：『德國無所求，但德國需要世界上之一切。德國要旋轉乾坤以變更現狀。彼當軸者正醉心於歌功頌德，渴望享受盛大之慶祝典禮。汝以爲我能與彼友好乎？試於萊茵河兩岸，豎起兩架巨梯：一面使德國數百萬青年攜卐字旗；一面使法國數百萬青年攜法國三色旗，排列隊伍，上下其梯，以一較身手。同時請甘茂林與希特勒相見。倘法國顯出實力較強，或有與德成立諒解之機會。否則，僅憑折衝樽俎，機巧詭辯，早爲德國所藐視。倘使不趕造飛機、坦克車，而僅憑紙上往還，口頭演說，戰爭終必無法避免，且戰亦決無勝利希望。』深知德國之實力者，不僅龐賽一人而已。歐洲各小國從德國和英法支出之軍費上觀察，亦知歐洲均勢，行將變動。因此國際上之應付，審慎從事，駐波、法、國大使賴樂驥時常謂我曰：『一九三六年以後，如苛責波蘭，見好於德國，殊不公允。』

賴樂驥曰：『汝所期望者何如？波蘭見德國重整軍備，英法絕不對抗；一九三六年三月間，見希特勒撕毀羅卡諾公約，進兵萊茵，法國又不阻止；法國總理雖在無線電播音中說過：『我決不容任斯特』

拉斯堡常留德國砲口之下，「但始終不見履行其所言。因此波蘭對於法國之信心，完全失去。波蘭當局在一九三四年已經對我說過：『倘汝再無力阻止德國重整軍備，我們不得不與德國修好。』波蘭一去，比利時、南斯拉夫亦潛與德國通聲氣，離我而去矣。

如此缺乏外交工作，徒使歐洲各國投入德國懷抱，英國亦應同負其責任。當時英國受許多有力團體之牽制，無法實行勇敢有識之對外政策。倫敦銀行界，祇圖借款與德國，希望與號召自給自足之德國通商。英國若下要人，因慌於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可怖，竟信納粹主義，可以抵抗世界革命。同時智識階級之自由份子，竟不惜以任何代價祈禱和平，並希望片面裁減軍備。凡此種種，其潛勢力之雄厚，正予英國以掣肘，予德人以良機。結果，竟墮德人之術中，而莫之覺。

英法人民亦有明瞭自己弱點者。一九三八年民衆之竭力反對戰爭，從慕尼黑會議推測，便可瞭然。當時美國輿論，曾嚴厲批評張伯倫與達拉第；但美國未知英法兩國之實際情形。巴黎倫敦市民，祇見他們並無空襲掩蔽所，並無防毒面具，並無高射砲，加以深中德國宣傳之毒，說兩噸炸彈，可使全城毀滅，施放毒氣，可使人畜無噍類。此英法人民之心理，美國未之知也。

假使驅英法人民赴前線作戰，其勇敢固可不亞於一九一四年之鬥爭；但一念家中妻孥要受炸彈毒氣之慘痛，莫不頽然喪氣。故慕尼黑協定，在紐約認為可恥，而巴黎倫敦，則熱烈歡迎之。明明外交失敗，而英法羣衆，讚美之以為勝利。巴黎市參議會某委員甚至提議將巴黎某街改名「九卅路」。

以紀念此屈服之日期不亦儉乎

張伯倫先生爲談判慕尼黑協定之主角。渠曾任白明罕市長，曾任許多團體之主席，向視契約爲神聖。而希特勒出身行伍，心中祇知有德國，不知其他。除對德國外，不負任何責任；除於德國人民有益外，不論任何協定，認爲一無價值。此兩人見解不同，竟在慕尼黑對面談判世界大事，直是空前奇遇。張伯倫在會晤希特勒前，萬不料世界上竟有詭譎獷悍如希特勒其人者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某晚，即慕尼黑開會二個月後，張伯倫談及他在德國貝許斯伽登所受之歡迎情形，並告我以希特勒與渠之談話情形。

希特勒問張伯倫曰：『我們是否單獨談話，抑與貴同事一同談話？』

張伯倫答曰：『單獨談話。』

於是希特勒引張伯倫及一翻譯許密博士至其臥室。室內置一鐵床，牆懸一簡單精美之圖畫，自慕尼黑博物院送來，隨時更換。開談之後，希特勒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。張伯倫爲之驚呆，無從置喙。

張伯倫又謂我曰：『我到戈特斯堡第二次會議時，即聞粗暴不堪之聲音。我知如此繼續談話，決無結果。并且每距五分鐘（一望而知爲事前佈置者），必有軍官進來，送達電報：『捷克又殺德人二名。』希特勒怒形於色，狂呼曰：『此讎必報，務須殲滅捷克！』我見其怒氣愈甚，即對翻譯曰：『不如暫時中止，我決回寓矣。』惟會議地點在萊茵河對岸，我須渡河而歸。我告退時，希特勒仍咆哮不已。送我

出門，至洋臺上，突然停止語言，顏色自若。目注萊茵河流，對我發出細微溫柔之聲音：「唉，總理先生，抱歉之至。我原想以美麗景緻，指示閣下，可惜現爲霧露掩蔽矣。」在怒氣如狂之下，一變而爲溫柔風雅。在人類中我誠未之前見也。」

一位隨張伯倫到德國之外交部人員告我曰：「總理於兩次會議之痛苦，感印極深。如希特勒之狂暴，實爲總理生平所未見。任何人一談及希特勒名字，總理面容，必爲之改變，一若小兒之被逼飲臭蘇油然。惟張伯倫以爲保全和平，責職所在，並盼望真能達到目的也。」

張伯倫回國以後，所收到英法兩國士女歌功頌德之函件，難以數計。因之使他益增信仰。法國千萬農婦，以爲法國之得免戰爭，家鄉之得免炸燬，兒女之得免死亡，皆拜總理之賜。感激之餘，莫不上書致謝。鄉僻老嫗，親編手套以贈之，並附以顫顫書就之函，曰：『若是，我公坐飛機時，可免爲風寒所欺；』

『上述表示，實使總理夫人發生難言之感。慈淑如夫人，益鼓勵乃夫堅持求和之政策矣。

慕尼黑會議以後，英國民衆即反對求和政策。英國陸空軍，缺乏準備，不得不將慕尼黑會議勉強接受。但即發現此舉爲極不名譽，決心準備犧牲一次，以免重罹羞辱。一九三九年一月我赴英國，環游演講，深入窮鄉僻壤，目睹人民程度，已較政府前進。在政府對於徵兵制，意存猶豫，而民衆則熱烈主張實行。各地士農工商男女謂我曰：

『我等決不容希特勒統制歐洲，我們必須編就偉大之陸軍及強有力之空軍。』

我回巴黎以後，即發表一篇文章，說英國在三月間實行徵兵制；當時多數友人，認為囁語。其意以爲強迫徵兵，爲破壞英國傳統之習俗。遂認英國決不實行徵兵。但一九三九年三月，英國竟實行徵兵矣。

德軍之攻入捷克伯拉革城，實予張伯倫與主張求和者當頭一棒。當時張伯倫之震驚，難以言狀。渠常深信希特勒決不併吞非日耳曼人種。今竟獲得其反證。張伯倫遂一變而爲希特勒最激烈之仇敵。此係事實，外人鮮有知者。憤慨之餘，決計援助波蘭，給予極大之保證。此時我在美國，我即自言自語曰：『戰其不免矣！』蓋一方面德國蓄心繼續擴展疆土，勢必侵吞波蘭；一方面英國決心實行其保證，亦必給予波蘭以實力上之援助。

英國之政策急轉直下；其進一步，遂與法國力謀較深切之了解。一九三九年六月，英法友誼會，在巴黎舉行宴會。列席者有英國陸軍大臣倍立夏、法國外交部長龐納，及甘茂林將軍。倍立夏宣稱，戰端一開，英軍統由法軍指揮。英國將以稱呼『我們之甘茂林將軍』爲自豪。當時掌聲四起，但甘茂林將軍始終漠然不爲所動。宴畢，倍立夏因欲表示英波之新結合，逕赴波蘭使館，我等伴同前往。至則波蘭使館正在舉行跳舞會。

當時舞會情形，實予我深刻之感印。至今思之黯然。時當盛夏，夜景明媚。波蘭公使館花園內之白色大理石，人首獅身像，照耀於明星之下。燈光熊熊，樂聲悠揚。草地上天僊化女（德國公使兩位嬌女